

中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

黄花岗

六十多年前的血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期间的
都随着隐秘的死亡、
向悲剧性的死亡、
“寓哭于笑”的悲惨命运、
当下的
纪真相的红木匣的开启、
人性挣扎，



喻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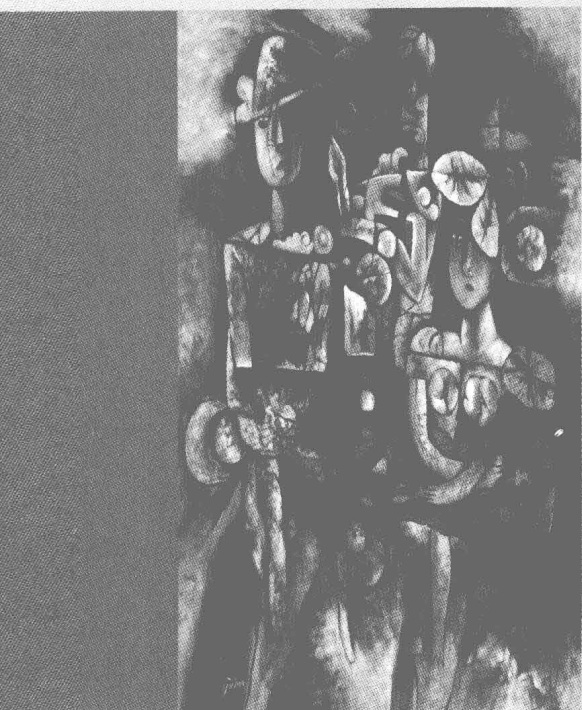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出版社

中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

黄花殇

六十多年前的血腥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期间的
都随着隐忍的文人，
纪真相的悲惨命运，
当下的红木匣的开启，
人性挣扎，

喻彬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花殇/喻彬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651-935-6

I. ①黄… II. ①喻…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5106号

黄花殇

书名书法 廖红球
责任编辑 吴 江
责任技编 张广生
图书策划 深圳市博雅春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胡艺超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 51008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75 字数250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1-935-6/I·11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比战争更残酷的“杀戮”

(代序)

周 航

喻彬的小说《红木匣》，最初是以《黄花殇》之名发表于“盛大文学·小说阅读网”。在这部不到四万字的小说中，作者以灵动的笔力纵横穿越六十多年的时空，涵盖战争、民族、国仇、家恨、人性、苦难等内容，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血泪史，也浸透中华民族在上世纪曾经历过的无限深重的苦难。它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沉重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小说一开篇就把隐藏着一个家族秘密的“红木匣”，作为“包袱”不经意间抖给了读者，这成了贯穿全文的一根坚韧的暗线，与叙事过程中埋设的悬念丝丝相扣。六十多年前的血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期间的“窝里斗”的悲惨命运、当下的人性挣扎，都随着隐匿了半个多世纪真相的“红木匣”的开启，引向悲剧性的死亡。这些线索纷杂繁复而又清晰自然，大开大合

之余让人难有喘气之机，小说情节始终牢牢地吸引着读者。一个有关国家、民族、人性的悲剧性的故事在读者面前如画面般渐次展开。

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要是通过琼婆当下的家庭境况和她对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回忆这两条主线来步步推进的。她是故事的核心，其他主要人物有井田龟次郎、井田大川、儿子阿毛与孙女盼盼。看似不同国籍的两个家庭的悲剧命运，却牵扯进深远而丰富的两个国家与民族难解的历史纠葛。我们不能怀疑井田龟次郎与花季时期的琼婆之间存在真正的爱情；也不能肯定井田大川与盼盼的爱是虚情假意；更不能认为阿毛(井田龟次郎与琼婆所生)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毫无来由。正是这种纠缠不清却又一目了然的人物情感关系使小说充满了张力。

井田龟次郎虽然凶悍残忍，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但对年轻美丽的琼婆又充满着极其隐晦的柔情。琼婆尽管亲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惨绝人寰的屠杀，但当深锁了六十多年的“红木匣”突然开启，井田龟次郎当年的遗物突然映入她的眼帘，勾起了她对旧情的眷恋，最终跳入井田龟次郎魂魄归处——石棺峡水库，在九泉之下与心爱的人进行亲切会晤，以至，其尸体被村民们捞上来时，“她嘴角含着一丝笑意，脸颊上泛着初恋少女般幸福而羞涩的红晕”。当盼盼从“红木匣”里的秘密中得知井田大川正是自己的亲伯伯时，伤心欲绝刺腕身亡。阿毛的嘴边始终挂着“小心老子把你的祖宗的雕像炸了”！可他始终不知道他要炸掉的正是自己父亲的雕像，最终没能炸成反而触电身亡。历史的、民族的、家族的一切恩怨都因之而起，却又因人性的坚韧与脆弱这柄双刃剑而导向人生的悲剧。小说中和平年代的一连串死亡，皆因“日本”的血

缘错位而起，这真是比战争更为残酷的“杀戮”。

阿毛是个质感很强的悲剧人物。他作为中日战争时期的混血儿（其实，在现实中极为典型），富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阿毛对自己命运的不公，只有痛苦、无奈、怨恨、隐忍，没有宽容。假如有宽容的话，他就不会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耿耿于怀、切齿仇恨，就不会去炸井田龟次郎的雕像。这种仇恨建立在他因中日血统的错位而遭遇到的无数的歧视与不公上，这是令人深思和心寒的。作者在处理阿毛炸雕像的这一情节上，似乎有意为经济建设背景下的民族仇恨作一次智慧的软化处理，也为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打上一个沉重的问号。同时，作者似乎也在捕捉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外国经济侵略倾向的影子。

作者把人性与苦难的主题置于宏大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背景之下，作出了最为精心而又惊心动魄的阐释，体现出一种大气与深度，在精短的篇幅里，给读者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心灵撞击力。

当然，作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它自然带有眼球经济的一些特点。比如传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的情感波折，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深具民间性与民族主义的抗日情结，撩拨人心的情欲场面等等。但除此以外，小说的语言与叙事技巧，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都让人侧目。作品文笔稳健，冷峻之中蕴含锋利，感情隐晦，含而不露。叙述节奏错落有致、隽永流畅，但人性的弱点、民族的劣根性、狭隘的爱国主义、人物对苦难的承受与隐忍、战争与非战争的伤害或“杀戮”，却又贯穿字里行间让人挥之不去。在犀利、空灵的叙述语言裹挟之中，在切换自如的时空交错叙述手法之下，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眼前，这就是文学的魔力所



致。或许这也正是《花城》再次刊出它的原因。人类对美是有共识的，网络文学的优秀作品，也同样会受到认可，本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将网络文学作品纳入评选之列，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刊于2010年06月14日《文艺报》）



目录

1	黄花殇
45	天劫
69	消逝
79	逃生
113	土人
123	密探
136	弑辱者
145	死亡情结
171	玫瑰标本
174	醉夜迷情
179	附：喻彬作品（部分）目录
189	喻彬笔下的历史反思与人性拷问 ——第五届中国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 《黄花殇》浅析（代跋）

黄花殇

0

琼婆坐在阳台上，目送着阿毛一拐一拐远去的背影，一点一点地被石棺峡吞没。琼婆在清明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翻晒着往事，抱着那只伴随她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髹漆红木匣子，心里念想，这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匣子里面，除了神秘之物外恐怕什么都不存在。

她万万想不到里面装的是一个隐匿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一个悲剧的秘密，一杯死亡的鸩酒。

往年的今天都没头没脑地下着雨，在这个日子里，她总是坐在昏暗的屋里透过窗棂，透过半个多世纪的烟雨，眺望那些该死或屈死的亡灵相互搏杀的情景。

那天的阳光却出奇的明晃，使那些尘封的记忆从岁月深处泛起。那些挣不断的梦魇的蛛丝，阡陌纵横地纠缠在一起，核心部位充溢着殷红的汁液，并渐渐涸渗扩散成一幅血色的画面。继而，渐渐变褐，最后被风化成一只黑蜘蛛，蠕蠕而动，疯狂地啃噬着一部残破的历史。

石棺峡水库的堤坝上，齐崭崭地长跪着一排日本人，琼婆知道这些日本人是在这里投资办厂的。他们面对那汪幽碧的水域，举行充满日本宗教色彩的扫墓活动。阳光，烟火以及饱含着中国情感的海风，抚摸着每个祭祀者。东洋女人的和服的绶带无节奏地飘曳或颤动，一片杂无伦次的祷告声如同那翻飞的火纸灰烬，杂乱地消融于另一种语境。

阿毛努力地用一条腿支撑着自己失衡的身体，用拐棍重重地捣击着地面诅咒着，小日本，就是跳进水里捞出你祖宗的尸骨来，又能咋样？15年合同期满了，我们的厂房再也不租给你了！敢在我们村的厂房里立碑？小心老子把你祖子的雕像炸了！阿毛朝东洋人啐了一口。回头看了看自己祖坟上的青烟袅袅升腾，便拎着空篮子和空酒壶，一摇一晃地瘸回家。

扫墓回来，阿毛气咻咻地说：准是那小日本的后人来寻魂了。阿毛的拐棍点着地面急骤地响至琼婆背后，一只手扶着琼婆坐的椅子靠背，一只手朝正前方指着。看，那堤坝上的小日本。琼婆仿佛全然不知阿毛来到她身边，她眼神和表情木刻般朝着迷茫的前方。阿毛说：小心老子把你祖子的雕像炸了！

这时，琼婆猛然间像是被针重重地扎了一下，阿毛，你可别乱来！你这么做是要遭天谴的，是犯王法的！琼婆心里隐隐感觉到，一种悲剧的阴影再向他们一步步地逼近。

堤坝上扫墓的日本人排成一列长长的队伍，沉重而缓慢地走下来。肃穆的乐声渐渐听得分明，人们表情木然地徒步而来，三辆空荡荡的黑色凌志轿车在祭奠队伍前面徐徐行驶着，打头的一辆车头竖着一副黑白摄影图片。那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日本军官的头像，头上那顶倒扣着的砂钵一般的军帽下，是一幅熟悉而陌生的面容，那刀劈斧削般冷峻的面容中，渗透着一种种族间与生俱来的敌忾。那撮透露着咄咄逼人的人中胡子，酷似一只黑蜘蛛盘踞在坚挺的鼻尖之下，死死地叮在琼婆的记忆深处，叮在一部历史的隐痛部位。

扫墓的队伍从阿毛的视界穿过，阿毛忽然间发现，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理着平头的日本人，竟和黑白照片里那位年轻军官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他觉得和那位经常驾着轿车把女儿盼盼送到院子门口的男人十分相像。小日本！阿毛又向远去的队伍啐了一口。小心老子把你祖子的雕像炸了！

东洋人踏着哀乐，如同从岁月深处的缝隙中刮来一阵阴冷的长风，打琼婆的瞳孔里穿过，琼婆一直没有动容，保持着一种凝固的姿势面对石棺峡水库堤坝上飘起的烟雾。那烟雾在湛蓝的天幕上渐渐飘散，又渐渐聚拢，最终合成一朵乌云，如同一只硕大无比的黑蜘蛛，浩渺的天宇被经纬的蛛丝分割成无数的碎块，隐匿在黑蜘蛛背后的阳光将黑蜘蛛的肚囊照射出一种半透明的紫殷殷的血晕……

南浦福寿棺材铺老板宁家福的葬礼正在进行，从惠阳请来的四个道士围绕着灵柩叩首下拜，在为宁老爷做超度亡灵的法事。鞭炮声伴着呜咽的唢呐声，从早上一直响到晌午，以至人们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分辨不清爆竹声和枪声。

其时，日军早已从大鹏湾登陆。

宁家少爷宁世雄披麻戴孝站在天井中央，抱着一只燃着香烛纸钱的瓦钵举过头顶，向地上重重一摔，瓦钵哐的一声西瓜皮一般碎在地上，火纸散了一地。八个抬棺的精壮汉子齐声大吼：嗨——！威风八面的红木髹漆大棺被抬了起来。汉子们颤巍巍地迈着步子从呼呼燃烧的火纸上踩过，走出了宁家大院。

送葬的人都是男人，按照道士的说法“日时克阴”，也就是说那天是女人犯忌的日子，出殡时，女人都足不出户躲在屋里。

送葬的队伍刚入林子，便与日军遭遇。忽然，几声枪响，在前面开路的一个老道士和一个小道士应声倒地。

这时，送葬的男人都被枪声镇住了，怔怔地站着。接着砰砰两枪，打前的两个抬棺的汉子也倒下去了，刹那间，黑漆大棺一度失衡摇摆了几下，宁老爷的弟弟宁家禄便招呼抬棺汉子：别慌别慌！放下来！让鬼子走了再说。这时，汉子们将棺材慢慢地放下来，棺材被两条扎实的长木凳支起（按照当地的习俗，灵棺未到达坟墓前不能着地）。宁家禄对侄子宁世雄说：你到后面去，枪子可是不长眼的，你是我们宁家的独苗。

日军骑兵队赶到棺材边，大队长井田龟次郎用东洋马刀敲了敲棺材说：打开！十来个日本兵用枪刺咯吱咯吱地撬着棺盖。

宁家禄哆嗦着向井田龟次郎求情：别别别这样，这里面是我的亲哥……宁家禄话还没说完，一记沉闷的耳光将他扇了个趔趄。宁家禄往前扑去：求求您……他本想给井田下跪求情。可是，井田手中的马刀只出了半鞘，一拊来长的刀刃向宁家禄的脖子迎去，宁家禄瘫倒在井田的脚下，鲜血溅在了井田棕色的马靴上。井田连斜眼看都没有看宁家禄一眼，只是死死地盯着那副棺材。

棺材盖一打开，随即飘出一股异味。井田凑近棺木一看，见里面躺着一具干瘪的老头的尸体，而不是他要追杀的东江游击纵队的地下联络要员，便挥了挥手，骑上马，领着队伍向南浦进发……

入春以来，一连下了二十多天的雨。亚热带海洋性雨林气候，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瘟疫。这种病类似霍乱，令人上吐下泻不止。病死的人不计其数，大都是老弱病幼者。

福寿棺材铺老板宁家福死得十分蹊跷，他是一位江湖郎中拐走他心爱的小老婆阿春的当天晚上断气的。

两个月前，年过花甲的宁老爷，娶了18岁的小渔姑阿春作三姨太。阿春原是宁家的丫环，她9岁的时候，父亲被鲨鱼咬死了。父亲临死的那一幕，已深深地烙在阿春的记忆里。那天，夕阳刚刚坠海，枯黄色的晚霞在海面上撒下了无数碎片似的金光。海滩上凝聚着渴盼的目光，回荡着祈祷的声音，老人、妇女和孩子，虔诚地跪在热气蒸腾的沙滩上，面对着香烛和供品，面对着苍森的大海，祭祀海神，保佑出海的亲人平安归来。

就在那耀眼的金光的尽头，渐渐出现了渔船灰色的风帆。爸爸回来了，孩子们都这么喊着，阿春也这样喊着。跪拜着的老人，把久久地抵着沙地的头抬了起来，用手掌在额前搭着荫棚，朝着海面久久地凝望。有的掐着指头说：该回来了，都快酉时了。

当船队驶至浅海时，离岸只有50米光景。孩子们一个劲地叫爸爸，呼唤声里饱含着对亲人侥幸生返的庆幸、惜别等复杂的感情。

打头的一只船是阿春的父亲，阿春扯着母亲的衣袖喊着：爸爸回来啦！

这时，不远处水面浮出一个男人的背部，那被夕阳镀成酱肉色的人体在海浪中沉浮。此时，阿春的父亲，这位善良的渔民纵身一跃，鱼鹰般轻捷地扎入水中，久久不见浮出水面，沙滩上和船上的人们，心霎时提到嗓子眼里。突然，海面掀起了几个大浪，同时泛起了一团殷红的血水，继而轰的一声巨响，一个大浪如鱼雷般炸起，浪花中闪电般跃起一条大黑鲨叼着阿春父亲的脖子凌空划了个圆弧，便没入水中。片刻之后，海面上浮出了一团惨白的肺叶之类的内脏……

就在阿春的父亲死后三七忌日那天傍晚，阿春的母亲来到海边祭祀丈夫的亡灵时，被海盗掠上了海盗船，从此杳若黄鹤。

后来，有从南洋回来的人说，阿春的母亲被海盗贩卖到印尼的一个岛上窑子里做妓女。

从此，9岁的阿春，便踏进了福寿棺材铺宁老板的家门做丫环，侍候宁老爷的两位太太。

阿春17岁那年早春的一个傍晚，一个邮差披着暮色，敲开了宁家大院的门，一封信把宁太太传回惠阳娘家。信中只有寥寥数字：令尊病危，速归。宁太太的轿子一颠一颠地还没有走出镇子，宁老爷便吩咐阿春给他送夜宵。宁老爷嗅了嗅鼻烟壶，眼睛神经质地眨巴着，似乎想打喷嚏却又打不出来，眼里漾着泪水。

阿春端着银盘，用浑圆的小臀轻轻推开虚掩的门，颌首低眉走到宁老爷

跟前，把一盅桂圆莲子汤和一碟年糕放在茶几上：老爷，请用！宁老爷那半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两条枯藤般的手臂牢牢地缠住了阿春，并死命地往床上按。阿春起初本能地挣扎了几下，羞赧地说：老爷，你要了我，你就得娶我。要不，我就告诉太太。宁老爷一听说要告诉宁太太便松了手，十分诧异地望着稚气犹存的阿春：是谁教你这么说的？阿春没有吱声，整了整衣服正要出门。回来！宁老爷突然降低声调说：听着！宁老爷又顿了顿，重新审视阿春的清纯无邪的脸容。阿春，你是个好闺女，太太也这么说。娶你可以，但得等那半死不活的二姨太断了气，才能娶。太太也这么说过。你过来！宁老爷说着从枕边取出一只红绫子绣花盒子，打开从中拿出一只用棉团塞着口的青瓷鸦片瓶。他突然起身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房门朝四周看了看，再把门闩上，将小瓶放在阿春手心里。你把这瓶里的东西倒到二姨太的药汤里。宁老爷带着一种阴毒的笑意说：这样她会死得快些。她死了，我就可以娶你做小了。记住，这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别人知道。

鸦片瓶里装的是砒霜。当然阿春不知道，但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是装着吃下去会毒死人的东西。夜里，当阿春端着药汤送到西厢房时，二姨太那双木然无神的眼睛，突然一反常态地瞪得鼓圆，两个眼珠子从颧骨高耸的窄窄的脸廓上突出来，逼视着阿春：阿春，你的命是谁捡回来的？你说！你9岁那年“戴花”（患病），不是我，你早喂野狗啦！阿春连忙点头说：是的！阿春眼里汪着泪水强作镇静地说：姨太，您还有什么吩咐？二姨太慢慢地抬起消瘦的手将茶几上的药碗一扫，当的一声，青瓷花碗碎片散了一地。二姨太逼问道：老实说，这药里你放了什么？阿春双膝一跪哆嗦着说：姨太，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放。二姨太说：没有，鬼才信！阿春说：不信你看。她说从兜里掏出那只小小的青瓷鸦片瓶放在二姨太手里：不信你看，我没有动过它，真的。二姨太依然逼视着阿春：谁给你的？阿春说：我不敢说。二姨太说：看你还有点良心，你不说，老娘也知道！

阿春从二姨太房里出来，就感觉二姨太是个奇人，她已经病得下不了床，怎么会知道老爷要对她下毒手呢？听说人将要死的时候，魂魄就会离开躯体，到处游荡，阿春越想心里越害怕。那一夜，阿春没有合过眼，也不敢熄灯。以至于管家几次敲窗催她熄灯。管家说：都五更了，还亮着灯。太太知道要骂死你的！

其实，那天傍晚，漆匠仔阿杰从宁老爷的窗下，偷听到了宁老爷吩咐阿春给二姨太下毒之后，就立即告诉了二姨太。

次日早晨，阿春端着一铜盆温水进西厢房，给二姨太洗脸。一进房门，阿春低着头眼睛的余光看见二姨太起床了，消瘦的身子斜靠在床套。阿春

和往日一样请安：早晨好！阿春没有听到二姨太的回音，以为二姨太还在生气。

阿春把铜盆放在床头的红木墩子上，用手探进盆里再次试了试水温，感觉水温适宜就拧了拧毛巾递给二姨太：太太，请洗脸。她发现二姨太依然没有反应，以为睡着了。她抬起眼一看二姨太，就像触了电似的，身子一反弹碰着了红木墩子，铜盆当地一声落地，她尖叫着：啊！不好了！姨太她……她一边呼喊一边疯也似的逃出了西厢房。

在阿春眼里定格的二姨太，是披头散发、龇牙咧嘴、双唇紫黑、嘴角挂着长长的哈喇子，双手高高举起，紧紧地揪扯着蚊帐，蚊帐钩子被扯下一个，掉在她的胸前……

二姨太是吞金死的，死后如浇铸般僵硬地坐着靠在床头的扶背上，凝固着一种张牙舞爪的狰狞的姿势。后来入殓时，装不进棺材，几个汉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二姨太的手骨脚骨以及脊椎骨统统扳断，才得以入殓。

宁家二姨太平生信佛修善积德，宽厚待人，深得宁家老小尊崇。她一死，宁家的下人哭得煞是哀怜。阿杰哭成个泪人儿，因为当年阿杰爹死娘去，孤苦伶仃走投无路，正是二姨太把他收留在宁家。

阿杰全名叫马之杰，人们都称他阿杰。其父是岭南地区方圆数百里鼎鼎有名的画家马鸿儒，南浦镇响当当的鸿儒瓷像馆的老板。马家的破落与民国二十八年除夕，南浦镇发生的一桩震惊遐迩的悬案有关。南浦镇济生当铺的老板方大同一家五口被血洗在大年三十之夜。第二天，也就是新年正月初一大清早，画家马鸿儒笑吟吟地捧着一盘万响鞭炮来到大门边，准备开门放炮，迎财纳福。不料，当门闩一拉，大门咣一声自然敞开，一个精赤条条的女尸撞了进来，脖子上勒着一根绳子，吊在右边那扇门的门环上。女尸是济生当铺方老板的太太。那根吊着女尸的绳子是用棕毛编织而成，正是画家马鸿儒平时拴在瓷像店门前的两棵榕树上，用来挂卖字画的那根棕绳。

当然，马鸿儒逃不脱断头的厄运；但奇怪的是马鸿儒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就在马鸿儒被押赴刑场的那天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

被害的当铺老板是广东总商会某要人的亲戚。为此，官方对该血案费了大气力去侦破，到头来不了了之，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后来有传闻，说是马鸿儒和当铺老板方大同都参与了革命党，血洗当铺老板一家是日伪势力勾结海匪一道干的。

马鸿儒与棺材铺老板宁福寿平生交情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经营的对象有些相同。画家常为作古的逝者画遗像，宁老板的棺材铺则专门为归土还山者提供棺材。他们是同庚，都发死人财，而且有着共同的嗜好：

喝酒、打牌、看客家汉剧，尤其爱用咸鱼下酒。

棺材铺宁老板的女儿宁琼琼和画家马鸿儒的儿子马之杰自小青梅竹马。就在马鸿儒被害的前一个月，马之杰画了一幅兰花，题名《馨香》，用锦缎托裱、红木装框送给琼琼，上书：“柔含风骨，淡蕴馨香”。琼琼抱着这幅画乐滋滋跑回家，从书院到家门这段路，几乎像蝴蝶般飞过。她把这幅心爱的画端端正正地挂在自己的闺房里，常常久久地端详。

年仅15岁的马之杰惨遭家破人亡的厄运，背着个书囊来到棺材铺宁老板家，跪在宁家福跟前连磕了三个响头。宁家福眉头紧锁，招呼管家给些银元打发走，唯恐惹来株连杀身之祸。

当管家将装着十来个现大洋的布袋子递给马之杰时，二姨太一把夺过来：老爷，这么个毛孩子，已经家破人亡了！你和鸿儒兄一世知交，人家走了留下个孩子，你怎么能不管呢！宁太太也接茬说：是啊，老爷，我们不能不管！收下这孩子吧！

就这样马之杰被收留到宁家。来到宁家之后，他终日沉默不语，只是埋头跟漆匠师傅学习油漆技术，学熬炼桐油、学大漆推光，一有闲暇便研墨绘画。他住的那间储放油漆材料的房间里，四壁都贴满了他画的画。有山水，有花鸟，也有人物，大都是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的神仙鬼怪，诸如：秦琼、杨志、八仙，孙悟空等。最多的是《钟馗打鬼图》，就钟馗手执利剑活捉厉鬼的不同姿态的画面就有8幅，幅幅都神形兼备，栩栩如生。

一天中午，马之杰吃过午饭，便回到房间跪在地上画第9幅《钟馗打鬼图》。他突然感到眼前一黑，画面暗淡无光，便放下笔久久地低垂着头跪在地上。琼琼站在门口汪着泪等待阿杰回头。可阿杰却一直没有回头，只是闷声闷气地说：

你来干吗？

我来看你，阿杰。

你挡住了光，我不敢动笔。

阿杰，你怕什么？

怕鬼，没有光鬼就多。

哪有鬼呀？阿杰。

没有光的地方，就有鬼。

画那么多打鬼图干吗？

鬼太多了。

尽说些啥呀？阿杰！

.....

琼琼走进去拉着阿杰的衣袖：起来吧阿杰，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点也

不像从前。

从前？阿杰欲言又止。

对！我喜欢从前的你。

从前的阿杰不存在了，早给魔鬼吃了。

.....

阿杰刚进棺材铺的那段日子，宁老爷诚惶诚恐不可终日。三番五次吩咐管家用银元打发阿杰出去另谋生路，以免宁家遭受株连之祸。但是宁家二姨太就是不答应：一人犯法一人当，杀头的是阿杰的爹，又不是你，你着什么急呀？二姨太生气地说：再说，你过去和马老板世交一趟，总得讲点仁义。一个孤儿才15岁，怎么忍心把他赶出去！宁老板连连附和：那是，那是。便不再吱声了。这位生性胆小怕事，畏妻如虎的棺材铺老板，面对两位太太，就像老鼠眼里两只左右夹击的母猫，事无巨细都得经过二位太太的点头同意。

漆匠仔阿杰心里明白，自己被宁家收留下来，多亏了二姨太的慈悲心肠。

宁家二姨太死的那年腊月，宁老爷便娶了阿春为三姨太。新婚的那段日子，宁老爷的眼神、精神和魂魄全都浸泡在阿春脸上那对消魂的小酒窝里。一个月下来，宁老爷整个人都像泡菜酱瓜似的蔫不拉几。因纵欲过度，眼圈青黑、巴满晶黄的眼屎，虚肿的脸皮使舒展后的皱纹出现一道道白痕，酷似女人分娩后肚皮上的胎纹。尽管他平时人参汤等补剂当茶喝；行房事时，嘴里不停地嚼着高丽参。但是成天还是呵欠不断，鼻涕哈喇长流，以至第二年初春的一场瘟疫风卷残叶般把他卷了进去。

那位江湖游医是在晌午时分踏进宁家的门，当他用江湖特异的目光与那位千媚百态，水灵诱人的三姨太阿春一对视，便注定宁老爷的阳寿已终，棺材铺的一副上好的棺材该出手了。那位江湖郎中是管家从南头墟请回来的，郎中那时正在热闹的墟集上摆场子，挂了一大串的锦旗，上书“妙手回春”、“华佗再世”、“杏林神医”、“起死回生”……病急乱投医的管家赶忙帮着郎中收拾好摊子，领着他来到宁家大院。

郎中坐在宁老爷身边把脉，肥大的酒糟鼻上如蜂房一般布满了坑窝，一股浓浓的芝兰香味软软地爬进了郎中的鼻孔里。屋子里只有郎中、宁老爷和阿春三人。郎中隐隐感到背心里有类似水蛇一样的温软的东西在轻轻地爬动，郎中问：老爷，您太太在吗？伶嘴俐舌的阿春说：不知郎中先生问的是哪个太太？老大回娘家避瘟去了，老二去年过身了，老三就是我。

郎中回过头来和阿春对视了片刻说：最近有过房事吗？阿春立时两颊绯红地点点头。郎中又问：这个月洗身（例假）了吗？阿春摇了摇头说：该来

还没来，日期快过了。郎中故意皱了皱眉头，很认真地说：宁太太，您可能有喜了。老爷本来并无大病，只是有点小伤寒，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是您腹中之喜犯祖，父子相克。郎中说着拉住阿春的手：找个房间去，我给您看看，到底有喜没喜！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郎中和阿春从另外一个厢房里出来了。阿春的脸蛋红扑扑的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眼角上挂着一丝难以掩饰和按捺不住的满足的笑意。

郎中此时却异常镇静，从布袋里掏出一包药对阿春说：你把这药交给管家：记住！等到天断黑的时候，熬给老爷吃，火候要足，汤汁要少，一次喝完，喝了就好了。太太您还得到净莲寺给观音娘娘许个愿。只有这样，太太肚里的孩子和老爷的性命方可保全。

吃过中饭，三姨太阿春由丫环阿月陪着走出了宁家的门，和江湖郎中一道在南头渡口上了一条渔船。

当天傍晚，宁老爷喝过郎中加了砒霜的药，便一命呜呼了。

日军骑兵大队在蜿蜒的山道上，蛇行般远去，忽隐忽现。

宁老爷的儿子宁世雄，端着父亲的灵牌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走着走着，他仿佛听到父亲那苍老的声音从棺材里飘出，撞击着他的耳鼓：雄仔，鬼子打进来了，你要赶紧逃，你是咱家的一根独苗。宁世雄回头望了望日军队伍已消失在土红色的尘雾之中，便脱下身上的孝衣，把手中的灵牌交给一位亲戚，掉了魂似的往林子深处奔跑。

日军闯进宁家大院时，宁家的天井、厅堂、走廊都摆满了丧筵。日军头目井田拔出手枪朝天空放了两枪。正上席的客人们都被吓得抱着头作鸟兽散。高大的东洋战马嗷嗷地嘶鸣，有的马打着响鼻，顿使空气中氤氲着一种浓浓的草料味。战马焦灼不安地用蹄子刨着地面，马蹄的铁掌与地面的青石板摩擦迸射出火星。地上红红绿绿的爆竹纸屑被马蹄刨得纷纷扬扬，如婚礼的彩纸飘洒着。

管家捏起长衫的下摆从后厅出来，快步走到天井，站在井田跟前说：太君，我们已恭候多时了。这不，酒菜早已备好，请用吧。

井田盯着管家看了两秒钟，脱下白手套朝士兵挥了一下，士兵们乐不可支唧哩哇啦地叫着，坐上那一张张虚位以待的八仙桌，风卷残云般狂饮大嚼起来。

前来宁家吊唁的亲友大都被吓跑了，只有一些离家较远的客人依然留在宁家。

宁老爷的女儿琼琼在广州国立女子中学读书，也赶回来奔丧，还有家